



福州等覺禪院住持傳法廣慧大師達泉收印

經板頭錢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闔郡官僚同資祿位彫造
廣燈

錄一部三計函
時大觀三年正月日
謹題

御製天聖廣燈錄序

惟大雄之闡教也以清淨為宗慈悲救世解煩惱之
苦縛啓方便之化門安住雪山始階於西域飛行漢
殿遂通於東且彼土得道何可勝言此方承流於是
乎在雖陰魔時有於侮伐或示神通而帝釋常加於
護持無虧實相自法眼受記趨多印心佛衣不傳逮

六祖而頓悟牛頭析派續千燈而罔窮絲茲慧炬益
繁法雲滋蔭旁行覺梵下上轉譯華音叩寂禪關指迷覺
路了達者至乎離妄超登者于以忘筌為無所不通
之明處不可思議之首歷代山聖帝亦明王且有為之信嚮者矣
我太祖之乘籙也正法延乎住世
我太宗之握紀也妙供滿乎諸天
真宗皇帝密契
菩提之心深研
善逝之旨

能仁之化一雨溥霑

外護之息二纓喜捨朕嗣膺

景祚子育群黎將以歐富壽之民居常奉調御之本
不冒

基構雖祇席於

蘿圖導引津梁每欽惟於竺氎此乃遵前王之道也
其可忽諸天聖廣燈錄者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李遵勗之所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齋壇靡特
貴而驕矜頗澡心於恬曠竭積順之素志趨求福之
本因灑六根之情塵別三乘之歸趣蹟其祖錄廣彼

宗風采闕士之迅機集叢林之雅對粗得於理咸屬
之篇掌貢紆編來聞宸坐且有勤請求錫於文朕既
嘉乃誠重違其意載念

薄加之旨諒有庇於生靈近戚之家又不嬰於我慢
良亦可尚因賜之題豈徒然哉亦王者溥濟萬物之
源也其錄三十卷時景祐三年四月日賜序

天聖廣燈錄卷第一

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臣李遵勗編

金仙以大法眼藏謂之教外別行故有授記然燈付
囑迦葉而賢劫次第前有六佛景德傳燈錄中先已

具載今之編次從因地以至傳法來歷繼自釋迦佛
以降

天竺釋迦牟尼佛

佛在舍衛城竹林精舍阿難白言如來往昔供養幾
佛求於菩提復於何佛最初種諸善根佛告阿難我
念過去無量劫中閻浮提有一刹利王名降魔寃住
蓮華大城十善化世時有佛出世號然燈其王聞佛
功德躬迎供養時雪山南有一大姓婆羅門之子雲
童爲五百婆羅門子上首年十六詣珍寶仙人受學
毘陀等論卒業辭還仙曰我法教中弟子學道得成

應須厚報雲童曰未審何物堪酬訓道仙曰當須金寶餅鉢杖蓋華履悉用金裝雲童荅曰我今唯此一身仙若聽我丐求即來奉上乃辭行至輪羅波奢大城之中有一婆羅門名祭祀德家世富饒正設般遮于瑟無也最後一日雲童至會眾久已欽名歡喜逢迎推爲上座受第一供養雲童收噫覲已持奉仙師行至蓮華大城見嚴麗有若諸天集會即問城人欲何所作荅曰汝不聞然燈如來出世今降寬王請佛入城故斯嚴潔雲童即自念我今應往起居酬仙未晚又念佛法唯重以法供養最爲殊勝我未具法可

贖華以奉供時王褻市香華奉佛不許私賣雲童求買了不能得忽於里巷見一青衣名爲賢者密持七莖優鉢羅華藏於餅內雲童見已歡喜乃出金錢買之賢者曰王禁私鬻華者雲童曰願潛輟五枝誓不相忘賢者曰欲將何用雲童曰我適聞然燈如來出世志買妙華以爲供養賢者曰若仁者能與我作未來因長爲夫婦及出家得道願同修梵行爲汝弟子者即與汝莖雲童曰善我若行菩薩道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等時卿能不作障礙者即隨汝願賢者曰隨喜所作我無吝惜即收金錢付華五枝并寄餘華

同奉于佛雲童持華隨王獻佛七希有心而發願言
若我身得同佛身不謬者是華住於空中變大華蓋
纔發願已其華成蓋住虛空中覆佛頂上是時天人
各脫上妙寶衣敷地供養雲童唯有所著鹿皮亦以
布地衆人罵辱擲之遠處時雲童悵然涕淚自念孤
窮佛知其心即變前途忽爲泥滯衆皆避之雲童遽
往泥中敷鹿皮衣什面布髮願言佛及人天皆當踐
過若如來不與我受菩提記我終不起時然燈佛與
諸大衆徐步而來先踐其髮次履其身顧大衆曰汝
等不得輒踐摩那婆身髮唯除如來無可蹈者復告

雲童曰汝能發此廣大誓願荷負如來不惜身命此
是第二阿僧祇劫最初發菩提心之因地自今已後
淨修三業行諸波羅密門心不放逸如救頭然三十
七品具足八萬聖行憐愍衆生講持正法三昧正受
觀法無我入甚深義決趣正覺中無退屈汝若能辦
是事即自唱言我能時雲童聞佛教誨悲喜兼盈三
唱是言我能然燈如來始告曰摩那婆此云善男子也却後
無數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具足十號如我無異
既獲授記身意輕安忽升虛空高七多羅樹向佛作
禮佛告雲童曰汝觀東方即見河沙諸佛爲雲童授

決定記如是四維上下皆然雲童即禮佛足願求出
家然燈即為授具十億諸天共持一髮歸天供養佛
告阿難尔時雲童者即我身是也我從然燈佛所第
二發菩提心已來常供養河沙諸佛行菩薩道以至
成等正覺餘如本行經說釋迦自迦葉佛所正念往
生兜率陀天位當補處名護明菩薩化知足天即現
五種衰相二十八天俱來悲感護明為說法要斷除
攀緣乃告金團天子令選生處有利利灌頂耳蔗釋
種淨飯王劫初已來輪王不斷堪為一生菩薩作其
父王其家具六十種功德母亦具三十二勝相即天
臂城

釋種名善覺女摩耶夫護明菩薩下生兜率諸天勸
人也摩耶此云淨行也

請護明止曰我常為汝等說一切有處皆是無常如

芭蕉堅如借物用會必別離無有究竟汝等沉醉聞

已旋忘今更為汝說一百八法門與汝憶念法門護
如經

明乃一心正念捨天壽命時摩耶夫人於夜初分遂白

王曰我從今夜請受八關齋戒去除五欲娛樂王即

許之摩耶夫人是夜夢菩薩乘六牙白象從空而來

入於右脇而住當此土姬周第五主耶王二十
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夜矣

後及誕月夫人游於園中攀波羅叉樹菩薩從右脇

而降生即耶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四月八日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分手

而

持天地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相者曰太子具三十
二相有二種報在家為轉輪聖王治四天下出家成
阿耨菩提化三千界以瑞異故立名悉達多此云一
下利成復有阿私陀仙人知佛出世自天而來至于所王
命太子見之仙人拱立而謂王曰我及一切人天應
當作禮菩薩若返禮者頭破七分王曰國之相師說
有二種果報未知決定是非耶私陀曰彼人妄說今
我謗言此子出家成正覺道為人天師轉妙法輪願
王善保聖子福祐無疆太子既生七日摩耶遂薨王
選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令其傳育年十九王每慮太

子捨家為造三時殿多方以娛之時淨居天知時已
至於虛空中告曰昔菩薩在兜率天時發大誓願々
度衆生今又處王宮時已至矣勿貪世樂即說偈曰
世間事無常 猶如雲出電
尊者今時至
應捨家出家

太子深厭紛華始有四門游觀次第見生老病死屢
咨父母堅求出家慈愛所鍾莫從其欲太子是夜感
五夢始席此大地枕以須彌撮四大海水置於手足
次則有草一枝名為建立自臍輪而至阿迦臆吒天
復見雜色四鳥各從方來至於足下皆變白色又有

一獸驚首白身甜太子足最後見一糞壤高峻如山
在上游行不為漬染淨居天子復來告曰大諸八部
徧滿虛空贊助法王不且久住是夜三更踰城而去
遂至迦藍氏大仙所仙人問曰仁者發心欲求何事
太子曰我見世間生老病死三界愛纏不能出离我
要成佛度於未度仙曰善哉貪愛者是世間大惡蛟
龍居衆生心水失一切善利仁者頓能感寤是大智
人說即偈曰

一切法勝唯有行

清淨寂定不迴心

染著恩愛最冤家

諸有恐怖是老死

太子問曰諸根不定云何調伏仙曰凡衆生者有其
二義一者本性二者變化本性者謂地水火風空我
及無相變化者謂諸根境界手足語言動轉去來及
以心識若能分別此之二義不生愛染名爲解脫又
復衆生不了四種煩惱貪著世間一者無信二者著
我三者有疑四者無定復說偈曰

山羊被殺因作聲

飛蛾投燈由火色

水魚懸鈎爲吞餌

世人趣死以境牽

復曰若能離諸有相即獲無相既若不生即名非想
悉達聞已默而識之蓋非究竟之法安令我得至涅

槃說偈辭去

本無生老病死過

湛然三世無師教

并及地火水風空

常淨自然證解脫

次至優陀羅二仙所自言大仙所行之法如何大仙言凡取於相及於非相此是大患大癡若正意思惟獨有微妙體性寂定殊勝至非想非非想剋命壽遐永仙聖所居悉達就彼二仙五年修學知非究竟即詣雪山六年苦行成等正覺今槩舉也受大梵天王請至鹿野苑中始以四諦法度五仙人憍陳如等為劣解者令出三界火難說四諦法而證聲聞如兔渡河乘

號羊車為中根者令觀生死根本因起無明如是十

二攀緣輪迴不息使順逆推究滅無明根證緣覺果

如馬渡河乘名鹿車為大根者頓開實相直示菩提

即色即空一則一切修波羅密行不住三輪入薩婆

若城無虧四攝次登十地漸斷三愚等妙圓明成大

菩薩如香象渡河乘白牛車如來經行至多子塔前

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遂告云吾以微妙正法眼藏

密付於汝當保護傳付將來無令斷絕此大法眼

藏白爾為初人囑一人不擇凡聖余時如來復為迦

葉說是偈曰

法本法無法 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何曾法

又曰吾今以僧伽梨衣用付於汝大當護持為吾傳

授慈氏如來乃往拘尸那城娑羅雙林示入涅槃

樹行列四雙佛將圓寂俄合為二復告純陀曰諸佛

境界皆悉無常諸行性相亦復如是如來既以種大

法要示教菩薩緣覺聲聞化諸天仙外道最後度須

跋陀羅遺教後代即廣現神變已右脇累足北首而

卧入大寂滅定應盡還源是時大迦葉在外最後而

至佛從金棺中出現雙足迦葉作禮已八天眾奉栴

檀薪終不能然迦葉乃請如來三昧火自闍維之即

時金棺從七寶牀外舉遶俱尸那城七市却還本處

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阿泥盧豆等收舍利八斛四

斗貯以金罍阿闍世王與八國諸王各嚴兵護散分

起塔人天供養

天聖廣燈錄卷第一

支那

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
名飲澤母香志昔毘婆尸佛世爲鍛金師莊嚴彼佛
像時有貧女得一金錢觀如來相發希有意持詣金
師請飾佛像既而共發願永却爲清淨夫婦由是因
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次生摩竭陀國始
名迦葉波此云飲光勝身有殊妙光明亦名金勝蓋
以金色爲號也復名婆耆子聞如來出世志求出家
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體持頭
陀行佛常稱讚如來在靈山說法諸天獻華世尊持
華示衆迦葉微笑世尊告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付囑摩訶迦葉流布將來勿令斷絕仍以金縷
僧伽梨衣付迦葉以俟慈氏世尊涅槃時迦葉不在
衆會時迦葉方自外還如來於金棺出現雙足以示
之迦葉作禮訖世尊化三昧火闍維之迦葉乃告衆
曰如來雙林示滅我等宜興後事可共結集宣傳法
教于是集諸大衆所傳聲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
神通者當赴結集是時偈聲周徧沙界證阿羅漢者
悉集賓鉢羅窟此云七巖也時阿難諸漏未盡大迦葉不
令會集阿難自念我事如來曾無缺犯何期有漏不
預聖倫坐盤陀石經三晝夜證無漏果即還衆會擊

其石門迦葉曰汝未解脫何須再來阿難曰我已證
無漏迦葉曰可現神通以遣衆疑阿難即入自戶鑰
中會衆生疑迦葉白槌請第一座阿難尊者說法阿
難即升法座云如是我聞大迦葉結集三藏已作是
思惟持如來傳受僧伽梨衣當隱雞足山中以俟龍
華三會遂告阿難曰汝今當知婆伽婆未圓寂時多
子塔前以正法眼藏付囑於我我今將隱雞峰以此
正法傳付於汝汝善護持流通將來無令斷絕汝受
吾教聽吾偈曰
法大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不法

阿難受教已迦葉遂茲隱焉

第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父斛飯王
世尊以爲惣持第一常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
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則與世尊爲堂
兄弟旣而結集之後阿難復念如來以大法眼付大
迦葉迦葉旣隱而付於我今將滅遠處常河中曰
先所度脫者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至衆
中名商那和修者阿難夙知法器遂告曰如來以大
法眼藏囑累迦葉旣當入寂密付於我今將滅用

傳於汝大善護持流通後世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
吾偈曰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大須自悟

悟了無大法 偈已告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繼我弘揚汝後有嗣

大化五天度人如天人師唯無相好石室盈筭阿難

作一十八變入奮迅三昧化火焚身天人共分舍利

各建塔廟當厲王朝也

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姓毗舍離父

名林勝母名憍奢耶和修處胎六年始生梵云商諾

迦此云自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

此草出焉和修生時瑞草斯應如來行化至摩突國

見一青林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後

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

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及止此林

有大火龍歸順法教因施其地以建仁祠尊者於吒

利國得優波毼多以爲給侍因問曰汝年幾耶答曰

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曰師髮已白爲

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毼多曰我

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修知是法器遂爲落髮受具

乃告曰昔如來以正法報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
至於我今付汝六善護持流布將來勿令斷絕汝
受吾教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是法非心法說是心法時

付囑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見邇多有五
百徒衆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以調伏之而說偈曰

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作十

八變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化多收舍利葬於梵伽
羅山乃宣王朝也

第四祖優波邇多尊者吐利國人亦名優波邇多姓

首陀父名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至摩突羅國四

衆雲集由是震動魔宮波旬愁怖突竭其魔力密持

華髮縻之于頸終無其便而返觀人狗蛇三屍為鬘

在已之頸蟲蛆穢壞不能除去波旬乃升六欲天告

諸天主求其解免各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孰能去

之波旬然則奈何諸天主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

除斷乃為說偈曰

若因地倒還因地起 離地求起 終無其理
波旬受教即下天宮作禮尊者哀露懺悔趨多曰汝
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燒難否波旬曰我誓迴
向佛道永斷不善趨多曰若然者汝自唱言歸依三
寶魔王奉教華鬘悉除踊躍禮謝尊者而說偈曰
誓首三昧尊 十力聖弟子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尊者在世化導最多每化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充
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香象來禮尊者志求出
家尊者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

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
我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既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
形相其體亦然師曰汝當明悟心自通達紹隆聖種
即與出家受具乃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囑迦
葉次第傳授以至於吾今付汝善自護持流布將
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復告香象曰汝父常夢金日而生於汝可名提多迦
此云通尊者乃騰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坐跏趺

真量也

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驅收舍利起塔供養
當平王朝也

第五祖提多迦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初生之時父夢
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
泉涌滂池四流後遇耑多尊者為解之曰寶山者吾
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
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遠也尊者本名香眾因易
易今名焉乃說偈贊曰

魏七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耑多尊者說偈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妙偈設札奉持後至中印土彼國有八
十大僊彌遮迦為首聞尊者至卒眾瞻札而謂尊者
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僊人授我僊法師
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遂已經六劫等
者曰汝可捨邪入於佛惠彌遮迦曰昔阿私陀僊授
我記云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
宿緣耶願師大慈令我解脫尊者即為出家受具餘

僊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弥遮迦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于迦葉展轉囑累而至於吾今付汝上善護持演化當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偈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弥遮迦與八千丘比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朝也

第六祖弥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

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嘆曰茲大衆無也必誕奇人為吾法嗣乃入城於闐闐聞有一人手持酒罇逆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處師曰從心而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不師曰我即不識大即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曰
 我從無量劫
 至于生此國
 本姓頗羅墮
 名字婆須蜜

師云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土語阿難曰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

而於祖師次當第七世尊記汝今應出家乃彼置器
禮師而言曰我思往劫常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佛
記我云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正法今符師說願加
度脫師即披剃受具遂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藏密
付迦葉如是展轉以至於我今付汝今善護持傳
化將來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躡身虛空化火光三昧用焚
其身婆須密收舍利起塔即襄王朝也

第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執
酒器遊行里間遇彌遮迦尊者宜如來往誌自省前
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國於法座前忽有一
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
不義大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
心即欽伏曰冀師大慈賜垂攝受尊者遂與剃度受
具復告之曰如來以法正眼藏囑累迦葉次第傳授
而至於我今付汝今善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
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心同虛空界 亦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偈已入慈心三昧經于七日人天俱來作禮而說偈

曰

賢劫眾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為宣佛地

尊者從三昧起而說偈曰

我所得法

而非有故

若識佛地

離有無故

說此偈已還入三昧示寂佛陀難提即就本坐起寶塔以闕全身即定王朝也

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

有肉髻辯博無礙遇婆須密尊者出家授教既而行

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師曰此家當

有聖人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汝之一

子名伏馱蜜多者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當

紹法寶可令出家父母感尊者慈攝既而祇諾伏馱

聞之遽起設禮而說偈曰

父母非我親

誰是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是最道者

尊者以偈答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欲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伏馱蜜多聞師妙偈即請出家尊者即為度脫受具
乃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藏傳付迦葉展轉以至於

吾々今囑累於汝大善護持流布將來勿令斷絕汝

受吾教聽吾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是

若了虛空界

是達真如理

伏馱蜜多承師付囑說偈贊曰

我師諸祖中

當繼第八位

法化衆無量

悉獲阿羅漢

尔時尊者即現神通而趣圓寂就本座起塔以奉全
身即景王朝也

天聖廣燈錄卷第一

真四景王... 余胡... 悉... 廣燈

真福州等覺禪院住持傳法廣慧大師達杲收印

經板頭錢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闔郡官僚同資祿位彫造 廣燈

具目錄一部計三函 時大觀三年正月日 謹題

天聖廣燈錄卷第三

天竺祖師七人

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祖脅尊者

第十祖富那夜奢尊者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處胎六年因號難生遇佛陀難提尊者行化至其家謂此子非凡當為法器仍為說于宿緣五十年中口未嘗言復不履步蓋有所表足不進止法無去住口不言說理顯空寂父聞妙誨遂許出家尊者即與披剃受具自此服勤左右表則威儀既而告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付授迦葉展轉相付而至於吾人今付汝人善護持流布將來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付沃已即入滅盡三昧眾以香薪閣維之收舍利建塔於那蘭陀寺即敬王朝也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土人也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七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眾既覺遂生後值伏馱尊者執侍巾餅未嘗眠睡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至華氏國有長者名寶身而生七子一名富那般多二名富那金子三名富那月光四名富那勝童五名富那波豆六名富那吉丹七名富那夜奢其第一子性慕仙道第二子

勤行善業第三子兇險狂率第四子信重三寶第五子好殺嗜酒第六子五欲自恣第七子每云我心是佛願值道人當評是事時賜尊者憇一樹下以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富那夜奢前詣而立尊者問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當何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即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須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華而成已

夜奢復說偈曰

不師坐金色地 常說真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諦

尊者即與出家受具乃告之曰如來以太法眼藏密傳迦葉如是展轉已至於我今付汝大當奉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五言詩
一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大法 大無行亦無止
付法已即現十八變化火自焚衆以舍利隨處起塔而供養之即御王朝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有
六兄各有所尚夜奢自幼穎異詣波羅奈國有馬鳴
大士迎而作禮謂衆曰識此人否吾嘗夢大海當坐
一隅決水注海滂流四方又佛記云却後六百年當
有賢者馬鳴在波羅奈國摧伏異道發正信心造起
信論即其人也馬鳴致問云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尊
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爭知是佛尊
者曰既不識佛爭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
木義復問曰鋸義者何曰共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
尊者曰汝被解之馬鳴知尊者義勝遂請出家尊者

即爲披剃受具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昔爲毗舍離國
王彼國人民有三等最上者身有光明衣食隨念中
等人身無光明自謀衣食下一類人如馬裸露汝爲
毗舍離王多興慈愍宿有神力分身爲蟲食其桑柘
曰成繭穀國中馬人取繭爲衣汝後身沒生中印土
馬人感變悲號因號馬鳴汝當時爲馬人說偈曰
我昔生梵天 梵天壽命盡 下生毗離國
與汝同憂苦 我見汝無衣 心生憐愍故
分身爲窠闍 令汝無憂苦
尊者乃告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親授迦葉次第囉

累而至於吾人今付汝大善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即現神力而趣寂滅衆興寶塔用闕全身即安王朝矣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忽有老人坐前仆地尊者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

爲女右手指師而說偈曰

誓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

宣通第一義

說是偈已遂而不見馬鳴尊者曰當有魔來與吾校論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尊者曰魔之來信矣我當除之即指空中現大金龍奮發神威震動山岳魔事隨滅又經七日有一小蟲如螭蝮類潛形坐下尊者寘之手中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爾乃於之令去魔不能動尊者告之曰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罪尊者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

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十眷屬尊者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大海不足爲難尊者曰汝化性海得否曰可謂性海我未嘗知尊者即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遂發信心學徒俱求度脫尊者即與披剃受具遂告毗摩羅曰如來以大法眼藏親授迦葉次第囑累而至於吾人今付汝大善護持轉化當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真儀藏之龍龕即顯王朝也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領衆至西印土彼有太子名雲自在知尊者名延於宮中以伸崇禮尊者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形勢之家太子曰我國城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止此否尊者即詣之行數里有一大蟒來逆尊者盤遶其身尊者因與受三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爲

比丘居止山林多樂寂靜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
煩於應答而生嗔恨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
千歲適遇尊者獲聞戒法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
居止曰比丘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
名龍樹常為龍眾說法我聽受亦尊者詣彼龍樹出
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在神足
尊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將欲歸依心生疑
慮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尊
者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思不聖龍樹
聞已悔謝尊者即與披剃受具遂告之曰如來以正

法眼藏付于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今付汝大
可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舍利起塔即報

王朝也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
毗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土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無
智慧性龍樹為說教法信受甚稀聞尊者至互相謂
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人覩之尊者曰

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
廣非狹無量無則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
乃迴心尊者復於座上身現圓月相唯聞說法音衆
中有長者名迦那提婆謂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
覩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相以示我等
言訖輪相即隱還居本座而說偈曰

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色聲

衆聞偈已咸願出家龍樹即爲披剃受具其國先有
外道五千人作大幻術衆所宗仰王返以佛乘呼爲

外道龍樹至王殿前王遂問曰汝是何人龍樹曰我
昇智人變化愚者王曰自稱其智豈是智人龍樹曰
未知之事但請問之王曰今日諸天當何所務龍樹
曰帝釋與阿修羅王今正交戰王曰何以爲驗龍樹
曰且待須臾言訖投戈斷肢自空而下王見是事遂
發信心悉爲化之歸向三寶龍樹知王及衆正信復
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迦那提
婆曰如來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展轉相付而至於
吾今付汝大善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
教聽吾偈曰

為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寂迦那
 提婆與諸四眾共起寶塔以葬焉即始皇帝朝也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
 初求福業兼好辯論聞龍樹名謁之將及其門龍樹
 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呈之尊者觀之即以
 一釘投之而進竹然契會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
 曰梵摩淨德財極富饒而有二子一名羅睺羅琰二
 名羅睺羅多長者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香唯美長

者與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復生自餘親屬皆不

能見時羅睺羅多乃說偈曰

此樹生奇耳

食以下枯橋

智者解此因

當師其至道

時迦那提婆曰如來記却後第二五百年有大菩薩
 因耳解脫即至淨德舍忽見尊者心生珍敬求聞樹
 耳之緣尊者曰汝向來嘗飯一比丘否長者曰有一
 沙門久曾勤供迤已滅度墳塔仍存尊者謂羅睺羅
 多曰豈非能供侍彼此丘者乎曰誠如所論尊者曰
 汝與此子心同勤敬汝家親屬嘗蘊慢心不能得食

彼比丘雖持戒多聞真理未達壽命既盡來償宿因
彼之比丘生爲樹耳父子得食故當齎報尊者問長
者曰汝年多少曰我今七十九提婆即以偈曰
入道不通理
覆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樹不生耳

長者聞偈彌加歎伏曰我今衰老不克事師願捨次
子依師出家尊者曰惟符佛記今是其人即與披剃
受具隨侍遊化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墮佛法尊
者入彼衆中外道問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
彼曰汝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尊

者曰我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尊者曰何者是佛彼
曰我合得佛尊者曰既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我既
不得汝云何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
故所以言得彼詞既屈乃問尊者曰汝名何等尊者
曰我名迦那提婆旣而風聞尊者之名悔過致謝尊
者乃告羅睺羅多曰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
轉囑累而至於吾今付汝今善護持流演將來無
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偈已入奮迅三昧身放大光而歸寂滅眾起寶塔而
供養之即前漢文帝朝也

今觀此經文其意甚明古語曰
轉如風而空父吾人今計如之善哉社稷宗廟未其
昔心告無類難多日收空以大法無難皆付政業眾
日好必收將與聖德臨而風雨降其各物備極隆尊
好所以言其意也同謂所以同其意也
不特如此而已其意甚明
日好必收將與聖德臨而風雨降其各物備極隆尊
天聖廣燈錄卷第三

福州等覺禪院住持傳法廣慧大師達果收印

經板頭錢恭為今上皇帝祝延人不大

聖壽闔郡官僚同資祿位彫造

錄一部計三函時大觀三年正月日謹題

天聖廣燈錄卷第四

天竺祖師七人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第十八祖伽邪舍多尊者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見五佛影乃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僧伽難提居於彼處如來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沂流而上至一大山石窟中僧伽難提安然在定尊者伺之曰汝身定邪心定邪難提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如金出井世相去來金體常寂尊者

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

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_金在

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

非金_井若在_金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理

非著尊者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

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

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

故成於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尊者曰我

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偈曰

誓首提婆尊

而出於仁者

仁者無我故

我欲師仁者

羅睺羅多以偈答曰

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

汝若師我故

知我非我

難提心意豁然願師度脫胡跪而說偈曰

非三界一明燈迴光而照我願依師解脫

非如日虛空住

我得遇大聖

願依師解脫

非志誠頭面禮

唯垂賜納受

尊者曰汝心解脫自性清淨語已即以右手持金鉢

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眾而大眾慮念飯少心

各生厭不得就食尊者曰非我之咎即命僧伽難提

分坐同食眾復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由心不了故

當知與吾分坐同餐者即過去波羅主婆如來也愍物

降蹟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未證無漏者也眾

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切疑焉僧

伽難提知眾生慢乃曰自雙林示滅八百餘年人無

至信正念輕微不敬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

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

大眾即時欽慕作禮悔過於是尊者告僧伽難提曰

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次第傳授而至於吾人

今付汝大可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偈曰

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僧伽難提聞已即於座前以偈讚曰

善哉大聖者心明如日月一光照世界

暗魔無不滅

付法已安坐示滅般奉全身起塔即前漢武帝朝也

第十七相僧伽難提尊者羅室笈城室莊嚴王子也

生而能言帝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於父母

曰

稽首大慈父

和爾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父母聞偈固止之遂誓曰我今不食自取命終乃聽

宮內出家命沙門禰利多就官傳導經十九年尊者

每自念曰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燭見一

大路恒平徐行數里至大_下一_上山下有石窟焉乃宴寂

于中父既失子即擴禰利多訪尋之不知所在尊者

後遊摩提國忽有微風襲衆清涼休適衆不知其然

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願續祖燈乎

言訖以神力攝諸大眾登一高峰名寶落迦尊者曰

塔當前漢昭帝朝矣
第十八祖伽那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
天蓋母方聖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體
瑩如瑠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
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
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
衆曰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尊者有
頃自扣其扉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咎無者誰羅
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如來記吾
滅後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

吾應斯喜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披
剃受具訖乃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次
第傳授而至於吾今付汝大善護持流布將來無
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堂生六生不

尊者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自焚其軀以舍利
起塔即成帝朝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
昔爲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叨利聞

帝釋說法復生梵天以根利故善談法要諸天尊為
導師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
曰我家父母素重三寶而掌嬰疾瘵瘵凡所營作皆不
如意而我隣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
合彼何幸而我何卑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
有三世焉凡人但見仁人暴壽逆吉義凶便為亡因
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
劫亦不磨滅時闍耶多問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
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從識有識依不
覺不覺依心大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

負寂人然靈々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
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
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如
來以正法眼藏囑授迦葉展傳相付而至於吾人今
付汝人善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
偈曰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師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言訖
即於座上放大光明照曜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

塔崇奉即王莽時也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
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數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
爲之首者名婆修槃頭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
無欲爲衆所歸尊者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
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道由行證必獲聖
果尊者曰今此頭陀與道遠矣不久當墮衆曰尊者
有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
不禮拜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
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食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

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而說偈曰

替首三昧尊

不求於佛道

不禮亦不慢

心不生顛倒

不坐不懈怠

但食無所好

雖慢而不遲

雖急而不躁

今我遇尊者

和南依師教

尊者謂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
夫強急即斷故吾不齊令其住安樂地入于佛慧復
告徧行頭陀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哀乎
曰我憶念過去却前生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
當證斯陀舍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

禮謁師吒我曰重子輕父一阿鄙哉時我自謂無過
請師示之師曰汝礼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
以此過慢退失二果我悔谷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
響惟願尊者大慈以妙法垂誨尊者曰汝久殖德本
當繼吾宗如來以大法眼藏密傳迦葉次第囑授而
至於吾今付汝大善護持流布將來勿令斷絕汝
受吾教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尊者付法已不起于座庵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起塔

即漢明帝朝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
父光蓋母字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
嗣焉一夕母夢吞明珠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
羅漢名爲賢衆至其家問曰何朝令汝來矣問曰二
爾我行四國土尋光到於此云云汝是誰居舍
而感生聖子來至山前賢衆曰汝是誰居舍
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光蓋
周測其由遂取一突珠跪獻賢衆既受之殊無遜謝
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

者避之賢眾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尔汝婦懷聖子
生當為世明燈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眾又曰汝
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槃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留
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留尼巢於頂上佛既
成道留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
年生羅闕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既生二
子尊者婆修槃頭年至十五礼光度羅漢出家感毗
婆訶菩薩與之受具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
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闕城土
風與此何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

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
神力大七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也吾雖德薄當願
其誌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妙門尊者曰
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後告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密
傳迦葉如是次第展轉以至吾大令付汝大善護持
流化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尊者付法已凝然示寂級奉香木而焚其身收舍利
建塔即煬帝朝也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
年三十遇波修尊者至西印土被國王名得度即瞿
曇族姓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
塔欲取供養眾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
三衆皆莫能辨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今之所
現王福力之所致也阿育王塔此不繁錄王聞是說乃日至聖
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遂證四果尊
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
器吾當化之曰師應迹十方舉念當至寧勞往耶尊
者曰然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曰

祖師摩拏羅將至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即
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
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為一白有弟子

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
此子於往劫中生妙善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
佛字作槌撞鐘受執聰敏為眾欽仰尊者曰我有無
上法寶汝當聽受乃曰如來以正法眼藏傳授迦葉
展轉次第以至於吾人當授汝大善護持流布將來
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摩拏羅付法已即從座踊身虚空呈十八種變還本
座跏趺而逝鵞勒那與寶印王等共奉香木茶毗收
舍利起塔即桓帝朝也

天聖廣燈錄卷第四

福州等覺禪院住持傳法廣慧大師達果收印
經板頭錢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闔郡官僚同資祿位彫造
錄一部計三函
時大觀三年正月日
謹題

天聖廣燈錄卷第五

天竺祖師五人
金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
千勝母金光其家富而無子乃禱于七佛金幢既而
金光夢神童手持金環而謂曰吾來矣覺而有孕一
日有沙門至其舍曰汝所懷子德業非世所知能仁
遺記當隆佛事可淨心保護洎降誕日天雨異花地
現金寶其王聞之嚴駕往視因持子還宮而育之嬪
御千人皆願傳養付與末次尊者化千子各置嬪懷
相貌無殊王深歎異乃說偈曰
我今無太子
欲收於汝故
汝現神通者

令我心不定

汝有神通者

當現本來身

汝無神通者

常作宮千子

偈已所化千子變白光而沒其婆羅門之子已在其
家矣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馮祀乃入廟叱之曰汝
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廢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
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受具
三十遇摩拏羅尊者行化至中印土彼國王名無畏
海崇信三寶尊者為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
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
曾為說法故來禮耳有頃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

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畝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怖然時尊者以上足龍子早大有凡師子事婆羅門厥兄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於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以佛有言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如何曰莫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

天竺國當有難起要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如來正法眼藏自迦葉相轉而至於我今付汝大善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認得心性時主觀可說不思議
了大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尊者現十八變而歸寂閣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衆聞偈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土人也姓婆羅門
幼而聽悟遊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
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
皆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排而來
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
我雖來此心亦不乱定隨八習豈在惠所尊者曰仁
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惠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
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今
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
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尊者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

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
不亂猶若此淨尊者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徹
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尊者開示心地渙
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迹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
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奉左手今既長
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觀之即以手
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
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觀珠
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
即與受具以前因緣故名婆舍斯多尊者即謂之曰

吾師鶴勒密有懸記罹難非久以如來正法眼藏自
摩訶迦葉展傳相授而至於我大付於汝大應保護
流布將來并僧伽梨衣亦同授汝令正法眼永大不
斷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尊者偈已得之佗國斯多受教直抵兩天尊者以難
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
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
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羅歸佛子妖既自作禍

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
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釵至尊
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
空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
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
而終太子光首嘆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
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宣宿因云汝之父
遠劫中設般遮于瑟此云無師子尊者當作居士好
談名理盛率其徒躋于會場因與之論而居士誠有
愧色潛毒其食而餉之父遂遇害今王是矣而居士

即師子尊者也因緣會遇毫髮無差遂以師子尊者
報體而建塔焉師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爲
正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
父寂行母常安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旣誕奉左
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
印止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
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
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論義不假言說祖曰若不
言說爭爲論義外道曰但取其義祖曰以何爲義曰

無心爲義祖曰汝旣無心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
名我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名非
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
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旣非名義亦非義辨
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
忽面北含掌而立曰我師子尊者今日遇難即辭
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
養王有二子一兇暴而色力充盛一和柔而常嬰疾
苦祖乃爲陳因果即頓釋所疑又有咒術師忌祖之
道乃潛置藥于飯食中祖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

家即與受具後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
太子名不如蜜多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我國素絕
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
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既久師從誰得祖曰
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
從彼得王曰我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蜜授我信衣法偈以顯
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命焚
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
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

當爲何事曰我所出家不爲到事祖曰不爲別事當
爲何事曰當爲佛事祖歎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
降迹即許出家受具時大地震動居多靈異祖乃命
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今以如來正法眼藏轉付
於汝汝善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
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非是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密多聞偈再啓祖曰信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
故假以證明汝後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

向祖遂現十八變放大光明化三昧火自焚王及臣民牧舍利起塔供養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土德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土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之來兆余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師曰當度衆

生王曰以何法度師曰剛疆衆生剛疆化柔軟衆生柔軟調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在尊者頂上尊者視之返在彼衆頂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化山遽滅乃爲王演說法典得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時有婆羅門子年已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正求度曰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荅曰汝行何慢或問何姓荅曰與汝同姓王與尊者同車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

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
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
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土一人緣在震且四五
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遂造曰如
來以正法眼藏付于迦葉如是展傳以至至吾大今
付汝大善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
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畢當歸寂滅願王

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跏趺而遊化三昧火
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即東晉武帝朝也
第二十七相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土人也既得法已
行化至南印土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施一無價寶
珠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
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子月淨
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
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
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
為上於法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

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六辨
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實若明
其實六不自實若辨其珠六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
世珠寶不自實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
法寶即現眾生若悟心珠自明尊者歎其辯慧乃復
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
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
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
是聖人以時未至默而待之及香至王狀世眾皆號
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乃求出家遂投尊者尊者即

與披剃受具既觀時適至尊者告之曰如來以正法
眼藏喙累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今付汝六善
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放大光明躡身虛空化火自
焚眾收舍利起塔即宋武帝朝也

天聖廣燈錄卷第五

天聖廣燈錄卷第六

焚燒文舍陳破袂吸火帝臨出

世皆付於以吸致聖土慈大受即嗣冥靈空外火日

華開世界

心誠主前蘇

因事對主

果商善異國

對對亦待來照令機心受具慈錄吾日
那燕如果吸靈收其異轉而至外進之今付於大善
與刻陳受具慈錄都商至吾日告之日吸來以五起

又福州等覺禪院住持傳法廣慧大唯達泉收印

經板頭錢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闔群官僚同資禄位彫造

廣燈

錄一部計三函時大觀三年正月日

謹題

天聖廣燈錄卷第六

唐朝祖師一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

也姓刹利帶本名菩提多羅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至本國受王供養因試令與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

地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

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啟號菩提達磨曰告尊者曰
我當行何國願世開示尊者曰未可速遊且止南天
六十七載當往震且慎勿速行襄於日下達磨曰彼
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歲之內有留難否尊者曰吾
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木中文布自善降之汝往
南方勿住為彼唯好有為功業不明佛理汝縱至彼
亦不可久留聽吾識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栖々暗渡江

日下可伶雙象馬

二株嬾桂久昌々

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尊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

年而有小難聽吾識曰

心中雖吉外頭凶

川下僧房名不中

為遇毒龍生茂子

忽逢小鼠寂無窮

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尊者曰從是已去一百六十
年未有一小難子父相繼亦當不久作一二三五歲
當此過已有見其意聽吾識曰

路上忽逢深處水

等閑見虎又逢猪

小々牛兒雖有角

清溪龍出總須輸

又問此後如何曰却後二百一十年林下見一人當
得道果聽吾識曰

震且雖闊無別路 要假姪孫脚上行

金鷄解銜一顆米 供養十方羅漢僧

又問於此後更有何事曰知後三百八十年有一比

丘暗學明用吾以三識而當誌之

當此八月商尊飛有聲 巨福來祥鳥不驚

半末懷抱一鷄重赴會 手把龍蛇在兩楹

又問寄公席帽權時脫 蚊孑之蟲足去形

東海象歸披石服 二處蒙恩總不輕

日月並行君不動 郎無冠子上山行

更慧一峰添翠岫 王教人識始知名

尊者曰此器當現逢雲即登吾道無淪汝心有寄達

磨又問此後如何曰却後四百六十年遇一無衣人

欲作魔難聽吾識曰

高嶺無人又脫衣 小蛇雖毒不能為

可中井底看天近 小穴沙弥善大機

尊者曰比之小難異衣童子而釋之又問此後如何

曰却後六百年不生之樹為作障難雖作其難二人

出現當自寧靜聽吾識曰

大浪雖高不足知 百年凡木長乾枝

一鳥南飛却歸北 二人東往復還西

尊者曰白衣和尚說法無量若解此記歸而不向又問此後如何曰却後八百年當有四龍共作一難聽吾識曰

可憐明月獨當天 四箇龍兒各自遷

東西南北奔波去 日頭平上照無邊

尊者曰吾此記詞要長脚短合掌向天迴頭失伴身

著紅衣又如素絹立在目前還如不見好々思量水

清月現又問此後如何曰却後三千歲間總有一十

三難其中大難有九餘四小難聽吾識曰

尊者鳥窠上高堂欲驚 白雲入地色還青

天上金龍日月明 東陽海水清不清

手捲珠輪重復輕 雖無心眼轉醒人

不具耳目善觀聽 身體元無空百形

不說姓字但籤名 意尋書卷鉤看經

口說息幸心無情 或去或來身不停

尊者曰却後多難悉在此一十句中我雖廣印汝亦

不見師恭稟教諭服勤左右無四十年迨尊者順世

有跋陀三藏達磨亦掌致訊跋陀有弟子那連那舍

者與優婆塞萬天懿多談教典懿因問那舍曰西域

聖眾弘規次第可得聞之耶舍曰諸相師自迦葉宣

傳其二十七祖般若羅多弟子達磨當魏明帝朝至
維揚止少林寺懿曰此師滅後何人繼嗣耶舍答曰
尊勝今藏古無肱有又肱龍來方投寶
奉物伏嫌名

懿曰於此師後踵襲者誰耶舍曰

起自求不礙師言我没繩路上逢僧禮

足下六枝分

懿復問之耶舍曰

三四舍無我對隔水受心燈尊號過諸量

從瞋不起增

懿復問之耶舍曰
奉物何曾物
言勤又不勤
唯書四句偈

為對瑞田人

懿復問之耶舍曰

又心專能藏事
說向漢江濱
湖波探水月

將照二三人

懿復問之耶舍曰

領得殊勤語
離鄉日夕數
來梁彩近路

餘筭脚天途

懿復問之耶舍曰

良地生玄旨
通尊媚亦尊
比肩三吼族

足下一手生

又曰

靈集媿天恩
生芽二六人
洪中無氣味

石上有功勳

又曰

本是大蟲男
翻成師子談
官家封馬嶺

同相三十三

又曰

九女出人倫
八箇絕婚姻
朽狀添六足

心祖衆中尊

又曰

走戌與潮隣
鵝烏子出身
二天雖有感

三化寂無塵

又曰

說少何曾少
言流又不流
草若除其首

三四繼門修

耶舍曰吾此識以誌將來却後二百八十年中有大國王善崇三寶君唱臣和海晏河清前記諸懷耳是時首因一師興隆多聖萬天懿仰承聖記佩服無斁

編之簡冊矣後耶舍三藏廬山順寂梁簡文遣使傳
此識文編于續法傳時菩提達磨演化本國有佛大
勝多者小乘學也分途而為六宗各封已解別展化
源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
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達磨曰今此六宗永纏
邪見言已至第一有相宗所而問曰一切諸法何名
實相教中有一尊長名薩婆羅荅曰於諸相中不互
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
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
為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待之

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
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
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
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六不
在故六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六即非實
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師聖懸解潛達即
以手指虚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
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
然豈於色中不生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
解此名實相彼眾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至第二

無相宗所而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名波羅提荅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相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誰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六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闍師辨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至第三定慧宗所

而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有一婆蘭陀者荅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惠一即非一二即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一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惠亦復然矣師曰惠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而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荅曰一二六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染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

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伏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大彼衆中有寶淨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特無得當說得大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大亦非得既云得大大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大師曰得既非得非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大寶淨聞之頓除疑談誤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

長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大故於彼空大故名寂靜師曰空大已空諸法亦尔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聞旨誨豁如冰釋既而六衆咸誓歸依具見王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復云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由多智之者妄構其說國內耆舊前王之所尊禮者並從廢棄達磨知已即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其二宗勝者非不聰辨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言已各至

達磨所作禮問訊宗勝曰自惟淺薄敢懼請行達磨
曰汝雖辨惠道力未全宗勝疑云此師恐我見王作
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為王我是沙
門受佛教旨豈難制焉既而潛至王所廣說法要世
界苦樂人天善惡王與之往返詢詰王曰汝今所解
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
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當伏何
人達磨知宗勝欲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
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行波羅提承稟旨命乃
至殿前默然而住時王方詰問宗勝忽見波羅提前

至王問曰是邪是正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
若正我無邪正宗勝即從擯逐波羅提曰王若有道
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問曰何者是佛
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荅曰我見佛性王曰
性在何處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今不見之
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
作用衆諸皆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
幾處出現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願我為說
波羅提遂說偈曰
在胎為身 處世名人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達磨所作禮問訊宗勝曰自惟淺薄敢憚請行達磨
曰汝雖辨惠道力未全宗勝疑云此師恐我見王作
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為王我是沙
門受佛教旨豈難制焉既而潛至王所廣說法要世
界苦樂入天善惡王與之往返詢詰王曰汝今所解
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
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當伏何
人達磨知宗勝欲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
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行波羅提承稟旨命乃
至殿前默然而住時王方詰問宗勝忽見波羅提前

至王問曰是邪是正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
若正我無邪正宗勝即從擯逐波羅提曰王若有道
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問曰何者是佛
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荅曰我見佛性王曰
性在何處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今不見之
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
作用衆諸皆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
幾處出現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願我為說
波羅提遂說偈曰

在胎為身 處世名人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

徧現俱談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悔謝前非宗勝既被斥逐念曰我今百歲

八十為非不能禦難生亦奚顏言訖自投岸谷俄有

一神人捧承之寘於巖石神人說偈告宗勝曰

吾師壽於百歲王曰八十而造次 為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惠 而多有彼我

昔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四五修切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獲致於此

得王不敬者 當感果如是 自今不疎怠

不久成其智 諸聖悉在心 如來亦復尔

宗勝聞偈忻然即於巖間安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

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荅曰我所出家師者即是

王叔菩提達磨王聞師名驚駭久之遂勅近臣特加

迎請達磨隨使至官為王懺悔尋詔宗勝還歸本國

大臣奏曰宗勝被謫身殞高崖師曰宗勝甚健宴息

巖間但遺使召王即稟教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

禪寂曰深媿王意誓處巖泉達磨王叔六衆之師願

王敬仰以福皇基師謂王曰汝知勝宗來否王曰未

知師曰再命可已有頃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
汝善修德不久疾興經七日遂乃得疾國醫詠治有
加無廖丞發使告師曰王之疾甚殆至弥留願叔慈
悲遠來軫救師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
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此
王今至大漸當生何道津磨問若人臨終頭冷足暖
者當墮地獄頭足俱冷心胷徧暖者生於人道眼暖
餘冷者當生天上唯腹間暖餘處冷者生鬼趣中此
名候五蘊法汝宜誌之今此王身頂冷暖足冷入泥
犁波羅提曰當何施為令免若報帥即令太子為王

宵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為懺悔云願罪消滅如何三
說王即有聞師念震且緣熟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
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
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赴緣非我所
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象駕早還王即具大舟躬率
臣僚送至海壖既達南海廣列刺史蕭昂表奏武帝
即遣使詔赴京師十月一日至金陵車駕為之出郊
遂延居別殿時誌公修高座寺謂寺主靈觀曰名靈
觀否答曰凡情不測誌公曰從西有大乘菩薩今入
國中非久而出聽吾識曰

仰觀兩扇，低腰捻鈎。九鳥射盡，唯有一頭。
至即不至，要假須刀。逢龍不住，遇水即逃。
靈觀聞已，默而誌之。達磨在王宮，常問自即位以來，
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
帝曰：何無功德？師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
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
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帝不領悟，師
知機不契，潛過江。比屆于洛陽，寓止于嵩山少林寺，
面壁而坐，未嘗輒語人。莫之測時，有僧神光者，曠達

之士也。又居伊洛，博覽群書，善談玄理。每歡曰：孔老
之教，禮術風神，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
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晨夕參承，師掌端
坐，面壁莫聞。誨勵光白，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布
髮淹泥，占尚若此。我何人哉？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光
至階前，時天大雨，雪墜立不動。積雪齊腰，師憫而問
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涕曰：願示慈悲。師曰：無上
妙道，曠劫精勤，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智輕心，
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尤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
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

爲法亡形汝今斷臂吾前未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
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法佛印匪
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
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
聞師異蹟遣使賫詔申請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
弥加欵尚就賜摩納袈裟二條金鉢一口銀淨餅繒
帛等自余經九年欲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
汝等盍各言乎尼惣持出禮拜據某甲所見四大本
空五陰非有正當恁麼時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得
吾皮道育出禮拜據某甲所見如慶喜觀阿閼佛國

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二相出禮三拜依位
而立師云汝得吾髓乃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
于大迦葉展轉屬累而至於我今付汝大善護持
流布將來勿令斷絕并授袈裟以爲法信師曰內傳
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
競生云吾西天之人汝生此土憑何得法以何證之
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
表明其化無礙吾至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
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
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

得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師又曰
吾自到此
凡五中毒
我常自出而試之
置石
製緣
吾本離南印來
此東土見有大乘氣象
遂踰
海越漠
付法求人際會
未諧如愚若訥
令得汝傳授
吾意已終言已
即與徒眾至禹門
千聖寺止三日
有
期城太守楊銜之
早慕佛乘問師曰
西天五印師承
為祖其道如何
師曰明佛心宗等
無差悞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又問
此外如何師曰
須明自心知其
今古

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
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依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
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用知攸措願師慈愍開示宗
旨師知懇禱即說偈曰

亦不觀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智而近愚
亦小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言不與凡聖同躔
超然名之曰祖
銜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師
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銜之曰

未審何人願垂姓字弟子為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
秘密利益迷徒害彼自安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若不
言何表通變觀照加之乃為識曰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二三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銜之聞已具究其端默記于懷辭禮而去魏朝順世
丙辰歲恭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
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然獨逝雲曰何往達磨曰西
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
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

令啟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國為之驚歎奉詔
取遺履出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中為信道者盜
在五臺山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
契誌公嘗有言曰帝遇而不遇也此是傳佛心印即
觀音身也帝復聞宋雲事乃御撰師碑焉代宗謚圓
覺大師塔曰空觀

天聖廣燈錄卷第六

